

中 外

名家
名作
精 华

微型小说

【 精 华 本 】

莫言 等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名家名作

精 华 本

中外微型小说

莫 言 等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外微型小说 / 莫言等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9

(名家名作精华本)

ISBN 978-7-5354-7333-2

I. ①中… II. ①莫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世界—现代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47033 号

责任编辑: 陈俊帆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徐慧芳

责任印制: 左 怡 邱 莉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 毫米×970 毫米 1/16

印张: 18.75 插页: 4 页

版次: 2014 年 9 月第 1 版

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25 千字

定价: 34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| 中 外 微 型 小 说 |

目 录

- 沙葬 / [法] 雨果 · 1
- 乳酪汤 / [法] 都德 · 3
- 知事下乡 / [法] 都德 · 6
- 侯爵夫人的粉肩 / [法] 左拉 · 10
- 逗乐 / [法] 莫泊桑 · 13
- 两个钓鱼朋友 / [法] 莫泊桑 · 15
- 西班牙的婚礼 / [法] 梅里美 · 22
- 美丽的女店主 / [德] 歌德 · 25
- 神秘的敲击声 / [德] 歌德 · 28
- 一个捕狗者的自白 / [德] 海 · 伯尔 · 30
- 犹太的面孔 / [意大利] 达 · 芬奇 · 32
- 小抄写员 / [意大利] 亚米契斯 · 34
- 鼠害 / [意大利] 布扎蒂 · 40
- 小园中 / [奥地利] 里尔克 · 45
- 骑桶者 / [奥地利] 卡夫卡 · 48
- 俄勒冈州火山爆发 / [瑞士] 瓦 · 弗洛特 · 51

吻 / [瑞典] 雅·瑟德尔贝里·53

祖母 / [丹麦] 安徒生·56

醉乡吟 / [捷克斯洛伐克] 雅·哈谢克·58

七个铜板 / [匈牙利] 莫里兹·61

穷苦人 / [俄] 托尔斯泰·66

劳动、死亡和疾病 / [俄] 托尔斯泰·69

门槛 / [俄] 屠格涅夫·72

一个东方的传说 / [俄] 屠格涅夫·74

宽恕 / [俄] 屠格涅夫·77

在邮局里 / [俄] 契诃夫·79

柔弱的人 / [俄] 契诃夫·81

在钉子上 / [俄] 契诃夫·84

伤痕 / [俄] 伊·阿·布宁·86

幸福 / [苏联] 高尔基·89

预演 / [苏联] 顿巴泽·92

一只套鞋 / [苏联] 左琴科·95

浪子 / [美] 华·欧文·98

抢劫者 / [美] 爱伦·坡·101

我所发现的生活 / [美] 马克·吐温·104

麦琪的礼物 / [美] 欧·亨利·106

喂鸽者 / [美] 欧·亨利·112

约会 / [美] 欧·亨利·116

- 等待的一天 / [美] 海明威 · 119
- 雨中的猫 / [美] 海明威 · 123
- 桥边的老人 / [美] 海明威 · 126
- 美满的婚姻 / [美] 斯·麦克勒 · 129
- 别难过，妈妈 / [加拿大] 莫·卡拉汉 · 132
- 一条蓝狗的眼睛 / [哥伦比亚] 马奎斯 · 136
- 难以避免的灾祸 / [印度] 泰戈尔 · 142
- 兄弟 / [日] 岛崎藤村 · 145
- 不会笑的人 / [日] 岛崎藤村 · 149
- 孤独 / [日] 岛崎藤村 · 154
- 蛙 / [日] 芥川龙之介 · 157
- 英雄之器 / [日] 芥川龙之介 · 159
- 人的脚步声 / [日] 川端康成 · 161
- 风流人物 / [日] 川端康成 · 164
- 雨伞 / [日] 川端康成 · 167
- 旅游纪念品 / [日] 星新一 · 169
- 阿公馆 / [新加坡] 怀鹰 · 171
- 疑问句 / [新加坡] 林高 · 173
- 精神与肉体的抗衡 / [新加坡] 林锦 · 175
- 梯子 / [新加坡] 周燊 · 178
- 它们如何演绎爱情 / [新加坡] 洪生 · 180
- 机会难逢 / [新加坡] 董农政 · 182

昨夜星辰 / 陶然 · 184

珊珊 / 淡如 · 186

送一轮明月 / 林清玄 · 189

老黄 / 席慕容 · 190

难解决的问题 / 许地山 · 193

早上——一堆土一个兵 / 沈从文 · 195

马语 / 莫言 · 198

武松杀嫂 / 贾平凹 · 201

看护 / 蒋子龙 · 203

扶不起的弟弟 / 陈忠实 · 205

与周瑜相遇 / 迟子建 · 208

紫色人形 / 毕淑敏 · 211

秀穗 / 马金章 · 214

只有一条路 / 赵玫 · 217

山那边的景致 / 茨园 · 219

同学 / 邓洪卫 · 222

我的大学 / 侯德云 · 225

谈人生 / 王朔 · 228

贼头考验传人 / 林清玄 · 230

要是你按我的话做 / 蔡澜 · 232

变个称呼心情好 / 吴晓波 · 234

我就这么喜欢你 / 史铁生 · 236

恋人 / 史铁生 · 238

父亲最高兴的一天 / 路遥 · 240

找回颤动的感觉 / 林夕 · 244

等你回家 / 丁立梅 · 247

一件小事 / 鲁迅 · 249

赤着的脚 / 叶圣陶 · 251

寒宵 / 郁达夫 · 253

买彩票 / 老舍 · 256

代狗 / 沈从文 · 258

小桔灯 / 冰心 · 261

懒马的故事 / 孙犁 · 264

田寡妇看瓜 / 赵树理 · 266

雄辩症 / 王蒙 · 268

命门 / 林斤澜 · 269

陈小手 / 汪曾祺 · 271

挖参人 / 贾平凹 · 274

奇遇 / 莫言 · 277

多活一小时 / 冯骥才 · 280

在将军家门前 / 阎连科 · 282

丢失的香柚 / 梁晓声 · 284

莠麦秸窝里 / 曹乃谦 · 286

沙 葬

[法] 雨果

勃尔登的海岸边，时常有个人——旅行或是捕鱼的人——乘潮落的时候，在离岸很远的沙滩上走。但他走了几分钟，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。脚底下的海滩，好似胶水一般；鞋底上粘着的沙，也简直像糍糊一样。海滩上十分干燥，但是人走在上面，等到脚一提起，所印的脚迹，却已被水装满了。眼睛里也看不出什么变动，只见一片冷僻的平平的海滩；四周的沙都是一般样子，也分不出哪块沙土是坚实的，哪一块是不坚的。一簇海虫，在旅客的脚边飞舞着。旅客向前走去——向着岸边走——想走近岸边。他一点也不挂念。有什么挂念呢？他只觉有些不妥当，好像他脚下重量一步加重一步了。忽地里陷了下去，有二三寸深。他一想这不是一条可走的路，便站住脚想辨一辨方向。低下头去看他的脚，已经看不出了，埋在沙中了。他把脚拔出，想旋转身子向原路上回去，但陷得更深，沙到胫上了，想极力挣扎脱出，才向左边一蹿，沙反涌到小腿；向右边一跳，沙齐了膝。于是他脸上现出说不出的恐惧，知道自己陷在流沙中。他的底下，便是人不能走的，鱼也不能游的可怕去处。他把肩上负的东西拿下来，好像遇险的船只想减去些重量。快得很，沙到膝上面了。

他高声喊救，扬着帽子、手帕，但是沙把他愈拖愈深了。沙滩这般荒凉，陆地离开这般远，滩又是著名危险的，近边又没有勇敢的人来救他，完了，他遭罚葬在沙中了。他受罚这可怕的、逃不掉的、残酷的、慢吞吞地不快不迟的埋葬。几点钟里，倒也不就结果他。也不妨碍他的自由，也不害他生病，只使他立着，把他的脚向

下抽去。随着他的挣扎叫喊，一步一步地引他下去。这正好像他要抵抗，反受加倍的刑罚。一边慢慢地拖他下去，一边却任他欣赏四周的风景，乡野里的树木、青草、村庄上的烟囱、海船上的帆、飞鸣的鸟和太阳、蓝天。

沙葬的一个坑，好比潮水，从地下涌上来的。渐渐地加高，一分钟也不停。那个可怜的人，想坐一下子，想横下去，想爬起来，一举一动，都使他反埋得更深了。立了起来，却又深入了好多。他知道是不好了，屈了两只手，高声向着老天求救，但却没有希望了。

他看沙齐了他的肚子，快到胸前，只剩下半个身子在外面了。他就放声哭起来，伸起两只手，狠命地向上挣，指爪向沙上乱抓。想拔出来。两只臂膊撑住了，想脱离这儿。沙上来了，齐了肩了，到颈上了，只剩了面孔还可以看得出。张开口大喊，沙塞满了，静默了。眼睛还睁着，沙遮盖了，乌黑了。后来额头渐渐下去了，只有几根头发在沙面上飘着。一只手露在外面，在沙面上乱挖，哆嗦着，颤动着，隐灭了。唉，这是一个人不幸的结果！

乳 酪 汤

[法] 都德

这房间很小，而且是在六楼。但可以照到充足的太阳。当夜幕降临，就像此时这样，这间房便和整座屋顶一起，与无尽的黑夜和烈雨狂风融在了一起。不过房间舒适、温暖，让人觉得那的确是一个家，愈是风狂雨暴，这种感觉便愈强烈，这也稍微弥补了它面积小的缺陷。不过此时鸟巢是空的，房间主人不在家。算算时间也差不多该回来了。屋里的一切，好像都在盼他回来似的。有一只很小的锅子放在那座封好的炉子上，里面似乎还煮着东西，微微地响着一阵心满意足的声响。对于锅子来说，这夜太漫长了。尽管这锅子外边都烧黑了，似乎这已经不是它第一次熬夜了，可它仍不免显出焦急的模样，锅盖不时地掀起来，蒸汽便趁机争先恐后地往外钻，它们在房间里四面散开，变成了喷香的奶的味道，令人垂涎欲滴。

啊！香喷喷的乳酪汤……

炉子那边时不时地也闪一下，柴火上的灰烬掉落了，便燃起了小火，从炉门下边耀亮房间，虽然只是闪亮那么一下，但足以将屋里的一切检查一遍。啊！是的，一切都井然有序，主人是个很爱干净的人，窗上那简单素雅的窗帘将屋子遮得密不透风。床边舒适地挂着幔帐。一张大安乐椅摆在壁炉旁边。餐桌放在房间一角，餐具整整齐齐地摆放着，而且主人一定是个关心国事的人，因为在桌子边上有一大堆报纸。孤单的主人一定是一边看书一边用餐的……正如锅子被熏黑了一样，餐具的花饰也被水泡褪色了，报纸也只有上面几页是新的。房间里的摆设无法使人觉得舒服，因为东西又破又旧，而且少得可怜。人们觉得主人一定天天如此，深夜方归，进屋

第一件事就是看看他那美妙的热汤。因为这大概是屋子里面惟一富有生命的东西。

啊！香喷喷的乳酪汤……

从房子的摆设与装饰，我想象主人一定是位职员，而且时间观念非常强，每天进行着忙碌而井然有序的工作。这样晚还没回来，那他一定是在邮局或电报局当差。我几乎看到他和同事们在寂静的大楼里面迅速而安静地工作，戴着绒帽，在分拣信件，盖邮戳，数着蓝色电报纸条上的字，为整个巴黎明天的邮电业务而忙碌。哎，不对，也许我猜错了。炉子里泄露出来一线火光，照亮了房间，也映出了墙上挂着的大相片。于是，从黑沉沉的暗影中，露出了奥古斯都皇帝、穆罕默德、罗马骑士、亚美尼亚统治者费利克斯等人威严的镶着金框的肖像。还有一顶顶王冠、战盔、教皇的三重冕、苏丹的头帕，在这些头冠下面始终是同一张脸，他神情严肃，并没因如此多的冠冕而乐得不能自抑，这就是这间房子主人的脸。炉子上嘟嘟翻滚的汤将成为这位先生的晚餐。

啊！香喷喷的乳酪汤……

看来他不是做邮差的活儿，而是皇帝，就是拥有对本国人民生杀大权的统治者，他们每天晚上演出，只消说一句：“禁卫军，抓住他！”那个被抓的人只有几秒钟的自由时间了。此时，他正在河对岸他的宫殿里，为台下的观众卖力地演出，念诵着悲剧里的大段独白，似乎是在打发时间。的确，面对一排排的椅子来表演帝王将相，要提起兴趣的确挺不容易的。奥德翁剧场上演悲剧时，显得如此冷清……突然，似乎有什么东西让皇帝兴奋起来。他的鼻孔翕动开了，舌头忍不住舔了一下上嘴唇……他想起回家后，屋里暖融融的，餐具都已经摆好，灯盏已经上好油，家里的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。戏台上，他必须做一个举止过分张扬的角色，在私生活里，他使用整洁规矩来补偿……他仍旧在远处感觉乳酪汤的香味……

啊！香喷喷的乳酪汤……

此时，他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。新的活力似乎一下子被注入到了他的身上，大理石的台阶、柱廊的陡峭，都不能妨碍他大步行走。

他用情地表演着他的角色，从普通的走步到高难动作，他都表演得非常到位。你想想，假若阁楼间的炉火熄了，情形会怎样？……随着时间消逝，他与香喷喷的乳酪汤，暖融融的小房间相距也越来越近，他的演出就更加生动、传神，这真是让人不可思议！前厅的那些戏迷，剧院的常客，一个个都来了精神，觉得这个马兰古演得出神入化，越看越带劲，不时会送出一声叫好。在那关键性的几场戏里，如手刃叛逆、公主出嫁等，皇帝的表情更是出奇的完美。虽说情绪如此激动，念了那么多的独白，但毕竟没有吃东西呀，可是他觉得已回到了自己的小阁楼里，得到了乳酪汤。他带着动人的微笑，注视着西娜和马克西姆两人，渐渐地，他们变成了香香的乳酪汤。第一勺汤汁进了肚子，那真是太美了。

知 事 下 乡

[法] 都德

知事先生出巡去了。驭者导前，仆从随后，一辆知事衙门的四轮轻车，威风凛凛地，一直奔向共阿非的地方巡视去。因为这一天，是个重要的纪念日，不比等闲，所以知事先生，打扮得分外庄严。你看他身披绣花的礼服，头顶折叠的小冠，裤子两旁，贴着银色的徽带，连着一把嵌螺细柄的指挥刀，闪闪地在那里发光，……在他的膝上，还安着一个皮面印花的大护书。

知事先生端坐四轮车内，面上堆着些愁容，只管向那皮面印花的大护书出神；他一路想，几时他到了那共阿非，见了那共阿非的百姓们，总免不了要有一番漂亮而动听的演说：

“诸位先生，诸位同事们……”

知事先生，把这两句话，周而复始地，足足念了二十余次：

“诸位先生，诸位同事们……”可是总生不出下文。

这两句话的下文，差不多断绝了……四轮车内的空气，热不可当！……那共阿非道上的灰尘，在正午的阳光下，兴奋奔腾地跳舞，甚至于对面的人，都被他障了……那道旁的树林，一齐遮着白灰，只听得整千整万的蝉声，遥遥地在那里问答……知事先生，正在纳闷的当儿，忽然之间，抬头一望，瞥见了一丛小的楮树林，在那山坡的脚下，招展着树枝，笑嘻嘻地欢迎他。

一丛小的楮树林，招展着树枝，在那里欢迎他，好像说：

“快来，快来，知事先生，你不是要筹备演说吗？那么何不请到我们这树林里来，保管你要强得多……”

知事先生，居然中了他的诱惑了。他一面把他的意思，吩咐给

仆人们；一面就从四轮车里，跳了下来，径自走进那小的楮树林里，去筹备他的演说。

在那小的楮树林里，有成群的鸟儿，在头上唱歌；有紫堇花，在旁边发香；还有那无数的清泉在草地上流……他们瞧见知事先生，和他一条这样体面的裤子，一个皮面的印花的护书，顿时大起恐慌。那些鸟儿们，一齐停止了歌唱；那泉儿，也不敢再做声了；那紫堇花们，更是急得低着头，向地下乱躲……这些小东西们，自从出世以来，从没有见过一个县知事，在这光景里，大家都私下地互通猜度：这样体面的裤子的主人，究竟是一位什么人物？

在一丛茂盛的叶子底下，聚集了一种极细微的声音，大家都在那里互相猜度，这样体面的裤子的主人，究竟是一位什么人物……知事先生，对于如此寂静而清凉的树林，心里着实赏识。他撩起了衣裳，摘下了帽子，在一块小楮脚的草地上，舒舒服服地坐下，随手把他的皮面印花的护书，张开了放在膝上，又向那护书里面，抽出一张四六开的大纸。

“这竟是一位美术家呀！”那秀眼鸟先开口说。

“否，否，”接着说的是一只莺鸟，“这哪里会是美术家，你不看见他裤子上的徽带吗？照我来看，十之八九，还是一位贵族哩。”

“十之八九，是一位贵族哩。”那莺鸟把自己的主张，重新复述了一遍。

“也不是美术家，也不是贵族，”一只老黄莺抢着来打断他们俩的辩论，他曾经在那知事衙门的花园里，足足唱了一个春天的歌……“只有我知道，这是一个县知事呀。”

这时那些细微的语音，不知不觉地渐渐地放纵起来了。

“这原来是一个县知事！这原来是一个县知事！”

一会儿，那紫堇花发问道：

“他可含有什么恶意？”

“一点儿也没有。”那老黄莺儿接着答复。于是那些鸟儿们，重新一个个地，去恢复他的唱歌；那些泉儿们，往常在草地上，汨汨地流，那些紫堇花们，也依旧放着胆去发他们的香气；好像那知事

先生们没有在那里一般……

在这喧哗而又恬静的中间，知事先生，又起了念头，要继续去筹备他的演说了：

“诸位先生，诸位同事们……”

“诸位先生，诸位同事们……”知事先生，用一种极有礼貌的声音，发出这几个字……

不料霎时之间，从背后传来了一阵笑声，把他的文思又打断了。知事先生回头看时，只见一只黄绿色的啄木鸟，歇在他的帽子顶上，嬉皮赖脸地，向着他笑。知事先生，把肩胛一耸，露出不屑睬他的意思，刚想回转头来，继续去筹划他的大演说；哪知道那啄木鸟很不知趣，他笑的不算数，索性地大声喊将起来：

“这又何苦来！”

“怎么！这又何苦来！”知事先生，气吁吁地涨红了脸，一面随手做个手势赶开那顽皮的畜生；一面加上些气力，回头来重新干他的本行：

“诸位先生，诸位同事们……”

“诸位先生，诸位同事们……”知事先生，加了些气力，回头来重新干他的本行。

但是事有不巧，那啄木鸟方面的交涉，刚才结束，这里一丛小弱的紫堇花们，觑着知事先生意思缭乱的当儿，也一起翘起了他们的梗儿枝儿，和着一种甜而且软的语气，到他的面前来献殷勤了：

“知事先生，你可觉得香吗？”

于是一唱百和，那些泉儿们，就在他的脚下，潺潺地奏起一种文雅的音乐；那些秀眼鸟儿，也在他头顶的树枝上，使尽毕生的本领，唱出一阕怪美丽的调子来给他听；其余树林周围、上下左右一切的东西，没有一个不是效尤着，全体一致地来阻止知事先生演说的起草。

那树林周围的东西，全体一致地，来阻止知事先生演说的起草……知事先生，鼻孔里熏醉了香味；耳朵里充满了歌声；他未始没有意思，想摆脱这些妖媚的蛊惑，可是他办不到了。他偃仰在草

地上，徐徐解去他华美的装饰，把他已成的演说，哎哎……哎哎地，从头又述了两三回：

“诸位先生、诸位同事……诸位先生、诸位同事……”